

中东能源地缘政治与中国能源安全*

孙霞 潘光

摘 要: 本文研究了中东地缘政治发展趋势以及未来该地区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影响, 并就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中东能源安全战略提出了建议, 并认为, 中国经济将继续依赖中东能源; 中东政治动荡的危险正在增大, 中东油气供应存在极大风险。中国的中东能源安全战略应包括: 转变外交理念, 平衡在中东的能源利益与不干涉内政原则间的关系, 建立与中东能源供应国的相互依存关系, 制定中美能源合作的长期目标, 建立一个以问题为核心的功能性多边制度。

关键词: 中东能源; 地区安全; 能源地缘政治; 中国能源安全

作者简介: 孙霞, 博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潘光, 博士,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 20002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8)04-0038-08

中图分类号: F371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05JZD00040)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逐渐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直至2000年, 中国才成为中东地区的重要行为体, 这主要因为中国在海湾区域利益的三个主要关切点——经贸利益、能源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都在上升^{[1]215}, 这三方面利益相互影响, 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利益是核心利益。一方面, 中国近年来越来越依赖中东石油; 另一方面, 中东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局势动荡给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和价格安全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未来中国在利用中东油气资源方面将面临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鉴于中国能源问题的敏感性和能源安全的脆弱性, 能源问题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牵制越来越大。为此, 中国政府应针对当前在中东能源安全中面临的新挑战, 制定统一的中东能源外交战略和政策。

一、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地缘环境

中东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储存地, 其石油探明储量、产量及出口量均居世界首位。据美国《油气杂志》公布的数字, 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58%, 产量占32%, 其中大部分供出口。^{[2]52}从地缘上看, 中东产油国中, 石油储量极其丰富的伊朗, 近几年新探测出的石油储量大大超过现有产量。1993年以来, 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 从海湾的进口量逐年上升, 中国经济对中东油气资源的依赖加深了能源安全的脆弱性, 主要表现为: 1. 在中国能源消费构成中, 石油和天然气所

占比重不断上升，中国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消费构成的格局正被缓慢打破。2007年煤炭消费量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降为41.3%，石油、天然气、水电等洁净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由1997年的27.1%上升为2007年的58.7%；^[3]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比重继续升高，一方面有利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能源进口的压力；2. 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继续攀升。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来实现，20世纪后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成绩得益于能源消费量翻一番。经济增长中95%的能源和85%的原材料来自矿物资源，除煤炭等极少数小宗矿产资源外，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从而需要大量进口。^{[4]23}以2000年的基础数据为准，预计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将从31%增至50%和58%。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中国石油外部依赖率若按当前速度递增，到2020年将达到75%；^{[4]23-24}3. 能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世界六成以上的石油在中东，中国进口的大部分原油也来自中东地区。从下表不难看出，从中东的原油进口量在中国原油进口总量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尽管在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下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从中东的原油进口总量的绝对量仍在不断增加。最近几年，中国从中东的石油进口量呈上涨趋势，据《BP世界能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06年进口中东石油7390万吨，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38.5%，200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为7880万吨和38.8%；^[5]4. 石油价格不稳定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损失极大。石油资源分布与消费格局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使国际石油市场对地缘政治的动荡极为敏感，近年来中东政局的不稳都有争夺石油定价权的深层背景，另一方面也驱使更多国家寻求其他手段包括金融手段来增加对石油市场的控制力，定价权已成为石油市场金融化的核心所在。^[6]由于石油主产区——中东的局势不稳，石油组织影响供应能力的限量保价以及大量的投机基金涌向石油期货市场，都进一步推动了石油价格的上涨。2004年以来，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中东局势不稳所产生的战争和恐怖溢价是重要因素；5. 世界经济将继续依赖中东石油。20世纪七十年代中东冲突引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油价大幅上涨，这对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冲击极大。为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西方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美国于1991年发表的《国家能源战略》在石油政策上就作了较大调整，政府鼓励在海湾以外地区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提高本国石油产量以及扩大美国石油战略储备等。许多以进口石油为主要能源来源的西方工业国家也着手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从事替代能源的开发，包括风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以及试制甲醇、氢解发动机等。由于替代能源价格昂贵且操作性差，因此也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推广，石油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经济、最实用的能源。目前，美国石油消费的25%、日本的64.6%和西欧的45%都来自中东。据相关部门预测，到2010年，全世界所需石油的41%仍将来自中东地区。^{[7]49}就中国而言，尽管采取了诸如节能和开发新能源等举措，但进口石油的比例仍呈上升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仍将继续依赖中东地区的能源供给。

2000~2006年中国进口中东地区原油（万吨）^①

主要进口来源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阿曼	1566.08	804.59	1634.53	1318.31
也门	361.24	226.17	491.20	454.35
伊朗	700.05	1063.00	1323.72	1677.22
沙特阿拉伯	573.02	1139.04	1724.35	2387.15

① 资料来源为《中国海关统计年鉴》（2000~2006）相关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伊拉克	318.32	53.68	130.65	104.58
阿联酋	43.05	0	134.39	304.40
科威特	43.34	106.97	125.40	280.92
卡塔尔	159.89	45.76	14.24	33.36
中东小计	3764.99	3439.22	5578.48	6560.29
份额 (%)	53.8	49.5	46.5	45.2

中东地区是世界最不稳定地区之一，外来势力、地区冲突、贫富差距和民族宗教等错综复杂矛盾频繁，干扰石油供应安全：首先，中东局势的变化可能造成石油供应不同程度的中断。1980年伊朗就因其内部革命导致石油生产中断，引发石油危机；其次，中东局势仍将对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中东地区能源生产适应新时代的更新和提升；最后，中东局势仍将是国际能源投机资本借以频繁炒作的因素，不利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中国对于中东这一进口来源的依赖的加深，加大了中国石油安全的风险性。具体来说，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安全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在中东的资源争夺加剧。中国进口石油的60%以上来自中东，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实质是中东石油问题。未来中国在利用中东石油资源方面还将面临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竞争。日本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可能取代美国与中东的关系，成为影响世界能源问题的决定因素。^[8]同样，中东能源问题也可能成为影响中国中东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中国与中东多数国家长期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但美欧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利益也很牢固，它们同样对中东石油日益依赖。

其二，中国需要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与选择。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国家正稳定增加石油产量以扩大在世界市场的份额，进而提高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9]126-147}中国巨大的石油需求市场对中东产油国有极强吸引力。伊战后，一些阿拉伯产油国提出“能源东向”的发展合作战略，其目的是通过扩大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在石油等领域的合作，确保能源输出安全，同时借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力量限制美国霸权在中东的扩张。中国应借此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中东事务中进一步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让其他大国和中东国家认识到中国在该地区不可或缺的作用，以维护我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其三，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引起许多中东国家的高度重视，但西方有些别有用心国家歪曲中国在非洲和中东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掠夺这些地区的资源。事实上，中国在寻求更大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影响力的同时，正努力维持地区稳定。长期以来，中国获取中东石油的主要途径是进口贸易，合作开发应成为今后开发利用中东油气资源的重点，这就迫切需要深化与当前供应国和潜在供应国的关系。寻求解决能源安全的中国与中东能源出口国间的双边关系易引起国际上对我国的指责与非难，这应当成为中国外交的关注点。

二、中东未来安全环境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以来，中东地区政治和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正日益增长。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国家间紧张关系以及恐怖袭击等长期威胁着该地区的稳定。一旦这些摩擦引发局部冲突和战争，将严重影响该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并有可能引发能源危机。如今，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许多非国家行为体在该地区的频繁活动更为激进，如阿以和平进程的

断断续续和不断爆发的暴力冲突，美国与伊朗的对立在该地区激起的反美情绪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也增大了敌对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东地区安全形势更加难以预料。

（一）美国的中东政策

“9·11”以来，中东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美国依靠以色列、沙特、卡塔尔和埃及等盟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并阻止“无赖国家”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此外，美国需要确保能源价格稳定以获得稳定的供应。近年来，美国历届总统都非常重视和中东产油国的友好关系，美国的中东政策与该地区的石油资源有直接的关系。^[10]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美国政府必须维护伊战后安全环境，不断减少自2003年4月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的大量暴力事件。同时，维护中东安全是伊拉克经济恢复的关键，将保证它有能力促进石油生产和维护石油供应。^{[11]282}为确保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不受威胁，美一些智囊机构以及政府官员认为，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中东问题，即促进本地区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美把伊战后重建视为中东民主化进程的起点，试图在中东地区树立民主国家的样板。

以“大中东计划”为核心的美国中东政策决定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走向为或合作或对抗，而无中间道路。美区别对待中东政治行为体的作法以及征服、遏制、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图谋，都有可能导致美国同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恶化。此外，美的“大中东计划”不仅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感，也触动了中东各方的利益。美动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分离伊斯兰国家的行为，对伊斯兰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反美派和挺美派之间的关系投下了阴影。若在海湾出现一个亲美的伊拉克政权，那么海湾三大国（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之间关系的格局便会改变，给未来海湾局势的发展增添变数。^{[12]170}在时机尚不成熟时，强行推行民主，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来看，伊拉克战后重建和反恐战争都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决定了美国推进的中东民主化进程困难重重。在伊战后重建时期，美国使用大规模军事力量对付伊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将更倾向于采取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推动中东敌对国家政府的内部改革，如美国可能在政治和财政上提供支持以扩大沙特和伊朗等中东国家内部变革的可能性。

美国在中东能源产地推行民主扩张战略，走“以民主求能源”的道路，恰似缘木求鱼。从长远来看，只要美国不放弃强力改造中东社会制度的民主计划，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糟糕。伊斯兰世界与美的冲突仍将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中东局势仍充满变数，其对国际能源保障的制约地位仍然突出。欧佩克成员国除委内瑞拉外，其余均为伊斯兰国家。美国的中东民主改造计划如果恶化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势必会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利于美国在中东投资修建向外输送油气的管道工程。

（二）地区热点问题

中东是世界上地区冲突较多、持续时间较长的地区之一。由于地区冲突不断，相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地区能源合作受到严重阻碍，如以色列虽然位于中东，但却远涉重洋到墨西哥去购买所需石油。地区冲突还使当地许多油井遭到破坏，原油产量大大下降，油价波动剧烈。历史上每一轮国际油价跳跃性大涨，都与中东安全形势有关，也都加快了美国等西方工业国家经济衰退的进程。“9·11”以来，美国开始陈兵海湾直至2003年3月再度进军伊拉克，加之美元贬值，世界石油价格步入长时间的上行通道，2008年7月曾一度突破每桶147美元。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 William Engdahl）指出，在影响当前这一轮油价上涨的因素中，美国财长保尔森和美政府宣称，个中原因是根本性的供求失衡，其言下之意是，迅猛增长的需求，尤其是中国的需求，超过了世界供应增长，但实际并非如此。从2007年4月的每桶65美元到现在油价增长了近一倍，而在此期间，全球的石油需求并没有增长一倍，石油供应也没有大幅减少，

供求基本持平。美政府高层和华尔街都把油价的控制而非供应安全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安全问题。否则的话,美早就同意在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阿拉斯加州近海展开石油勘探了。^[13]对将来伊朗局势恶化的预期成为市场共识,这种风险溢价是导致油价再创历史新高的根本原因。

2007~2008年,中东地区形势急剧恶化,巴以冲突愈演愈烈。2007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的政策调整,阿以矛盾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在美国的压力下,巴以双方经过激烈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共同谅解文件,承诺就包括核心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立即展开谈判,并在2007年底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安纳波利斯会议。但这次和会后,阿以关系和巴以关系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和会未涉及黎以和叙以争端,离“阿拉伯和平倡议”的要求相去甚远;战后伊拉克的政治与经济重建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伊拉克安全仍是地区热点之一;土耳其借库尔德工人党问题,大兵压境,库尔德问题再度凸显,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14]2008年底,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实施了猛烈军事打击,并攻入加沙部分城区,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再度恶化。中东地区内部仍将是各种势力和政治思潮碰撞、激荡甚至冲突的主战场,也是西方与东方、自由与保守、现代与传统的最大集合地。就外部而言,美国、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势力对中东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左右着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对世界政治局势、安全态势乃至国际格局的变动都至关重要。内部动荡与外部变迁相互激荡,在军事、经济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加剧了整个世界的不稳定。

(三) 反恐形势

中东是国际反恐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作为国际恐怖主义重要组成的各东突恐怖组织大本营均在中东,它们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此外,尽管不如西方分析家最初所担心的那样迅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仍继续在中东扩散,许多国家寻求研制或购买生化、放射性或核武器以及先进的发射系统。中东敌对国家之间相互临近,不需远程发射系统就可彼此进行灾难性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继续扩散,对该地区乃至全世界都会带来严重后果,也会增加在中东能源投资的风险,从而限制对中东能源的开发和运输。“9·11”后,美国的反恐战略在中东全面实施,美国着力打击各种恐怖组织以及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这反而使得中东恐怖主义情势加剧。基地组织曾多次号召其追随者袭击中东能源设施以作为对抗美国的武器,海运航线所面临的海盗袭击也给能源运输带来安全隐患。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日等东亚能源需求大国,仍需依赖美国海军来保障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从而确保中东石油运输的通畅。一旦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失败,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重创。

中东地区的反恐成效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及民族分裂势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两股势力对中国的边疆稳定和社会安全带来了现实或潜在的安全隐患。后冷战时代,受世界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和中东宗教极端主义运动的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尤其是新疆地区恐怖活动频繁。目前,对中国安全影响较大的“东突”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有50多个,其中最主要的有:“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突信息中心”、“东突伊斯兰真主党”、“东突伊斯兰党”、“东突解放组织”等。在中东、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支持下,它们以民族自决为借口,妄图把新疆等地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家。中国西部是中国国内能源的重要来源地,也是中国能源的主要陆路运输通道。中东恐怖主义势力外溢到中国西部地区已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中东业已成为中国的“安全边界”地区,中国在中东既要反恐、反遏制,确保中东地区安全,维护中东国家的主权利益,又要维护中国在中东的发展利益,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以最终维护共同安全。

总之,未来中东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由于美国中东政策在处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上失误较多,中东伊斯兰国家与美国的合作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小,有些国家可能会改变与美国合

作反恐的态度。不仅如此，由于巴以和平进程、伊拉克局势和伊朗核问题等中东热点问题都未得到根本解决，中东国家间局部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中国在获取中东能源时会遇到美国中东政策和中东安全现状的双重阻力。

三、中国的中东能源安全战略

虽然中东局势长期动荡，过分依赖中东石油存在极大风险，但在当前条件下，把开展石油合作的基点放在中东产油国或将中东石油列为中国的主要石油来源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石油来源多元化是中国对外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决不能松懈对中东展开能源外交。近年来，能源因素确实对中国的中东外交影响很大，甚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5]3-10}一方面，仅仅依靠针对中东个别产油国的石油外交并不能提升中国的石油安全，反而可能造成对某些产油国的过分依赖；另一方面，美国对中东的干预造成中东地缘政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并导致国际油价大起大落，这给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安全隐患。因此，中国应调整中东能源政策，避免与美国在中东恶性竞争，使中东石油供应的脆弱性在面对美国干预时达到最小化。随着向黎巴嫩派出 1000 人的维和部队，中国开始在中东发挥了安全和军事方面的作用，这一方面有利于中东国家实现和平，维护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应从外交理念和中美关系等方面调整能源安全战略。具体而言：

第一，转变外交思路，制定全方位能源外交政策。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外交首先应是防御性的，使中国在中东不致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警惕与恐慌，应平衡在中东的能源利益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关系。中国越来越积极进入中东能源领域，除双边贸易外，投资中东也成为重要途径，这势必与中东国家产生更多的商业经济联系，甚至离不开政府间的协商与支持。中国面临着维护中东政治稳定与鼓励民主改革的双重选择，政治稳定可以保障中国的能源利益，而中东国家内部遭受挫折的政治改革往往会引发地区冲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将不允许中国在政治上过多参与中东国家内部事务。不仅如此，美国推进的中东民主化进程可能促进激进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这对中国能源利益也是一种威胁。以往，当面临保持中东能源供应国的稳定和美国在当地推行的民主计划时，中国总是站在中东国家政府一边，但这种政策引起了一些争议，甚至包括中东传统友好国家的民众。但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空间的扩张，通过“韬光养晦”规避艰难选择的外交战略越来越难以为继。^{[16]50}中国未来需要付出更大努力以协调中东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在获取中东能源与保持国际正义之间，我国还需权衡利弊。中国、美国和中东之间复杂的关系被有些学者称为“重要的三角关系”，他们认为，中国在中东作用的上升，恰逢美国深陷中东泥潭，这就产生了两个大国在该地区竞争甚至冲突的可能性。^[17]美国和中东国家都在期待着中国能认同它们对世界的战略认知。

第二，建立与中东能源供应国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与中东能源国签署能源合作协议首先是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对中国而言，其目的是实现石油来源多元化。以伊朗为例，20 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大量进口伊朗原油及石油产品，并寻求以更直接的方式获取伊朗石油。2007 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已攀升至 36800 万吨，原油净进口量为 15960 万吨，其中伊朗在中国进口原油市场中居第三位，中国该年从伊朗进口原油 2053.7 万吨，同比增长 22.4%，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 10% 以上。^[18]随着中伊油气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国的原油贸易量将不断增长，中国市场将为伊朗发展本国油气工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协议，不仅帮助这些国家保持在中国能源市场上的竞争力，还能巩固它们在中国的其他利益。中国和中东能源供应国分别担心石油的稳定进口和出口，从上游油气田开发、提炼和运输，到下游市场开发及整个产业链，双方的交

又投资和联合投资都可形成彼此交融的相互依赖局面。中国今后应继续在中东能源供应国大量投资修建油气运输管线,同时邀请中东国家到中国投资油气产业。中国还可尝试与伊朗、苏丹、尼日利亚和沙特等石油供应国建立长期稳定关系,最大限度避免油价飞涨可能引发的危机。

第三,建立多边中美合作机制以增进互信。能源安全问题必须有全面的解决办法,包括能源供应、能源效率、替代能源、节能减排和解决“资源诅咒”^①等问题。中美等经济高速增长国家对原油的需求量远超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也远超过去几年自身对原油的需求量,对于应对这一全球挑战应承担更重大的责任。中美双方缺乏互信妨碍了在地区安全、石油价格和建立沟通机制等方面的合作。中国为扩大石油进口来源,不顾美国反对高调挺进苏丹、安哥拉和伊朗,这让西方的竞争者、智库和决策者感到不安。^{[19]47} 中国认为,美国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及其对伊朗的政策直接威胁到中国能源安全,中美在伊朗、苏丹和津巴布韦问题上的分歧关系到中国的能源资源利益。事实上,中国挺进中东产油国的同时也把自己纳入世界主流的政治经济圈,这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期待。美国对中国海外能源开发战略的疑虑,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心理。^[20]因此,西方的批评是威胁和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而非对中国正常能源需求和利益的忽视。这些企图压制中国发展的力量仍会不遗余力地利用潜在的冲突制造威胁,尤其是在能源安全这类容易引起公众关注的领域。美国在中东的干预,对中国稳定获取中东能源具有消极作用,但不应被视作中国能源安全的首要威胁。从长远来看,鉴于多边制度的结构性缺失,有必要建立一个以问题为核心的功能性多边制度。鉴于亚洲的能源需求国越来越担心国家经济对中东油气资源的过度依赖,这种保障中东能源供应和寻求替代能源的多边合作制度框架将非常受欢迎。^{[21]143-162}因此,当务之急是稳定石油价格,进行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打击跨国恐怖主义以及稳定中东局势。中美应避免以民族主义对待能源安全问题,避免把能源问题政治化。中国应提高在中东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避免军事介入,以能源安全合作为切入口,保障海上航线的同时另辟能源通道。

四、结 语

中东产油国以阿拉伯国家为主,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已受到西方强权政治与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不再是铁板一块。正如有些学者的观点所论,像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样采取联合行动对付西方世界的时代已成为历史。^{[22]46-47}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进行石油禁运的可能性减小,但一方面,当前中东能源与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政治问题密切相关,随时都有可能受地区安全形势的冲击而引起石油价格剧烈波动或供应中断;另一方面,在中东拥有牢固传统利益的美欧面临与中国相似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在中东获取能源的行为将引起这些国家的警惕和牵制。这对中国确保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形成了重大挑战,并涉及中国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美国和欧盟对某些中东国家的制裁为中国留下了填补真空的机会,但我国应谨慎发挥在中东的经济和市场方面影响力,避免军事介入,应以能源外交和多边合作作为保障中东能源安全的主要手段。

[参考文献]

- [1] Steve A. Yetiv, Chunlong Lu. China, Global Energy and the Middle East [J]. Middle East Journal, 2007, 61(2).
- [2] Radler M. Global Reserves, Oil Production Show Small Increases for 2005[J]. Oil & Gas Journal. 2005,103(47). 转引自卢向前. 2005 年世界石油产量和储量小幅增长[J]. 国际石油经济. 2006(1).

① “资源诅咒”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自然资源充裕的经济体反而呈现出发展的滞后性。

- [3]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M]. June 2008.
- [4] 崔民选. 2007 中国能源发展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 [5]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M]. June 2007;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M]. June 2008.
- [6] 黄运成, 马卫锋, 李畅. 中国石油金融战略体系构建及风险管理[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 [7] 赵国忠. 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8] 中村玲子. 美国攻打伊拉克背后隐藏着石油地缘政治学[J]. 经济学人(日本), 2002-10-15.
- [9] Anthony H. Cordesman. Middle East Energy after the Iraq War: Current and Projected Trends [J]. Middle East Policy, 2003, 5(4).
- [10] Jan H. Kalicki. Rx for “Oil Addiction”: The Middle East and Energy Security [J]. Middle East Policy, 2007, 14(1).
- [11] 汪波. 美国中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7.
- [12] 安维华, 钱雪梅. 美国与“大中东”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13] 威廉·恩道尔. 石油战争: 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M]. 赵刚, 等, 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年.
- [14] 姚匡乙. 中东热点问题走向和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实践[J].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8(1).
- [15] Jin Liangxiang.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Energy First [J]. Middle East Quarterly, 2005,12(2).
- [16] 白小川. 能源安全: 欧美中三角关系中的大难题 [J]. 现代国际关系, 2007(10).
- [17] Jon B. Alterman, John W. Garver. The Vital Triangle: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M]. CSIS: Washington DC., 2006.
- [18] 中国海关统计年鉴[M]. 2007.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M]. June 2008.
- [19] Moises Naim. Rogue Aid [J]. Foreign Policy, March/April, 2007.
- [20] 杨洁勉. 大磨合: 中美相互战略和政策[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 [21] Joe Barnes, Amy Myers Jaffe.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Geopolitics of Oil [J]. Survival, 2006, 48(1).
- [22] 钱学文. 中国与中东的能源合作[J]. 国际观察, 2008(1).

Energy Geo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SUN Xia & PAN Guang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geo-political, geo-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Middle East as well as their potential impacts o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regardi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The basic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ree points: (a) China's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rely on the Middle East’s energy supply in the future, (b)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would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posing a big risk for the Middle East oil and gas supply; (c) China'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should include changing its diplomatic ideology, maintain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Middle East energy interests an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on-interference in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establishing interdependence with the Middle East energy suppliers, working towards a long-term Sino-US energy cooperation, and building a functional multilateral problem-solving system concerned.

Key Words Middle East Energy; Regional Security; Energy Geopolitic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责任编辑: 钮松)